



起飞的羽翼

百花文艺出版社

起飞的羽翼

三明市文化局 三明市文联 編

百花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弘扬三明精神 繁荣文化艺术(前言)	(1)
-------------------	-----

山城菊艳	何少川(1)
麒麟阁抒怀	王仲莘(5)
在荷花盛开的地方	许怀中(9)
儿童公园遐思	刘登翰(11)
三明驰笔	史云平(14)

文化腾飞的三明	郑树钰(22)
三明文化见闻与思考	刘梦岚(28)
企业文化在崛起	剑北(34)
何处不烂漫 入目尽芳菲	

——三明文联建设与文艺创作	施文琳(41)
---------------	---------

区街文化欣欣向荣	郑树钰(48)
处处芳草处处春	

——农村文化新貌	学坚(55)
----------	--------

花儿在微笑

——记市少儿艺术团	刘晓迎(61)
-----------	---------

盛开的山茶花

——记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陈禹(64)
--------------	--------

文博事业新面貌	辉琦(70)
---------	--------

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

——记市图书馆 涂树光(74)

喜看群文花满枝 阿 湘(78)

创业、开拓、竞争、服务

——记市红旗影院 洪 琦(81)

访三明电视剧制作中心 方 吾(85)

烂漫春光入眼来

——三明群文美术活动 刘友德(87)

春色满园关不住

——记市书画院 高珍华(92)

永安抗战进步文化及其影响 许发禄(95)

姹紫嫣红的沙县文化 陈家驹(99)

尤溪文化掠影 欧阳结 刘 迟(101)

古镛艺苑展新姿 郑大余(105)

春风又绿古杉城 康昭廷(108)

莲乡文苑谱新歌 钟琼奎(111)

翠城的创业之歌 张启星 谢起光(114)

“山区鼓浪屿”的文化风采 江春福(117)

明溪花开满山乡 黄国瑞(120)

岩城的两颗明珠 陈进初(122)

钢城犹是文化城

——三明钢铁厂 陈久麟(125)

美在三化

——三明化工厂 谢振铨(128)

织入经纬的春声

——三明纺织厂 廖允武 汤嘉魁(131)

腾飞的“山鹰”

——三明印染厂 艾 茂(134)

成功得益于企业文化

——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徐国楨(137)

高楼万丈平地起

——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郭 璇(140)

让歌声与光明并行

——三明供电局 学 坚(143)

她在丛中笑

——三明农药厂 林 楚(146)

璀璨的企业文化

——三明塑料厂 张昌成(148)

机声隆隆报春晓

——三明机床厂 林湘生(151)

青山劲松多挺拔

——漳州造纸厂 林千典(153)

“建福”水泥的凝聚力

——福建水泥厂 流 波(156)

纤赋漫笔

——福建化纤化工厂 刘玉森(159)

光和热的开采者

——永安矿务局 林永森(162)

燕城春色赋

——龙年改革文学笔会散记 林万春(165)

笑在青山绿水间

——闽西北旅游文学笔会侧记 廖允武(169)

绿色的旅程

——绿色文学笔会散记 林万春(173)

跟着春天走

——环境文学笔会散记 廖允武(177)

灿烂的企业之花

——三明市企业文化节一瞥 方 吾(180)

三明的金秋

——访三明市金秋艺术节 林 野(183)

那一脉粗犷与温馨

——三明文化琐忆 刘登翰(186)

《希望》在三明 周美文(205)

金溪在我心中流淌 章绍同(211)

十里平流 朱碧森(214)

梅林飘香 杨流昌(218)

美的历程

——记周美文、刘登翰、李维祀、章绍同 阿 方(221)

现代诗的探索者

——记诗人范方 (香港)巴桐 张诗剑(228)

艺术的青春不老

——记剧作家梁中秋 龚凡六(232)

在爱的原野上

——记散文家林万春 曾焕鹏 林荣发(235)

在音乐园地里辛勤耕耘

——记作曲家阿土 高珍华(240)

梅花香自苦寒来

——记民间文艺家宋经文 朱亚玲(243)

悠久的历史文化..... 郭富小(247)

丰富的民俗文化..... 宋经文(256)

多彩的旅游文化..... 林 琳(262)

山城菊艳

●何少川

三明有朋友给我寄来了一组彩照，那是我到三明化工厂参观菊展的留影。看着一张张彩照，我心里依然十分不平静，说不上是冲动、感动或激动。一幕幕历历在目……

这一次，我到三明已是冬天，过了大雪的时令，早晚霜冻，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干上的枯叶，在寒风中纷纷脱落，冬的气息明显而真切。可是，当我路过列东的街心小花园，却看到了一个醒目的景象：密集的菊花，五颜六色，鲜艳夺目，把偌大的地面铺盖。特别是两条由成千朵菊花组合的巨型蛟龙，腾空对峙，熠熠生辉，实在叫人诧异。菊花在人们观念上是秋天盛开的花，因此历代的文人骚客常喜欢叫它为秋菊。古传至今，也总把农历秋末的九月，俗称为“菊月”。面对眼前这一景观，我不由地觉得以往的如此表达，似乎不那么确切了。我本来不很在意，这一偶然的发现，使我开始有意识地去观察这座山城的大街小巷，园林庭院。我看到了，在江滨公园里，在机关单位的小庭园内，在街面的角落里，在居民的阳台上，一盆盆菊花争奇斗艳，在那里向人们展露它华丽的美姿。

“今天我有一大发现！”碰到三明的朋友，我对着他说。

三明的朋友不明所以，带着探寻的神情看着我。

“真没有料到这个时候，在这里看到四处菊花盛开的美景！”我由衷地赞叹。

“如果你有兴趣，晚上带你到工厂去看菊展。”听我这一说，朋友含笑不露地回答道。

我不置可否，这几年我在一些大中城市里怎么样的菊展没有观赏过。我估计在一个工厂里也办不出什么超凡脱俗的菊展，心里踌躇着值不值得花上这样的一个晚上时间？

入夜，朋友果然驱车来到我的住处，客从主意，我带着一种无以祈望聊作消闲的心情，登车出发了。

要去的是三明化工厂。在三明这是一个大厂，但还算不上第一大厂。当我们进入厂门走下车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那就是菊展的现场，场面如此地宏大，气氛如此地热烈，设计如此地奇特，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三明化工厂原本有座供职工业余休憩的花园，显然是不足容纳。菊展临时设在一个有着四百米环形跑道的运动场。在这样广阔的场地上，搭起各种形状的花架，排满了五彩缤纷的菊花，数也数不清。主人告诉我，共有一万九千多盆。是夜明月高照，花架上错落有致的各色彩灯闪闪烁烁，更使繁花衬托得名符其实地似锦。“野菊开时酒正浓”，我真的陶醉了！

“哪来的这么多菊花！”我好奇地问。

“一部分是各分厂组织退休工人培植的，大部分是工人从家里搬来的。”主人回答道。

主人无不自豪地告诉我，到今年他们厂举办的菊展已是第三届了。当工人们看到菊展吸引着厂内外那么多的观众，自己培植的菊花汇入了这片色彩浮动的湖泊，令人游弋忘返，自己的热情，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创造，得到了承认和赞许，又温暖，又感动，显得更加热心。菊展办得一届比一届红火热闹。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

曾吹坠北风中。”这也许是菊花的好处，它开在百花凋零之时，孤芳吐艳，傲骨兀世。因此它比众多的花留给人们更为深刻的印象，成为古往今来诗人吟咏不衰的题材。记得那位写过“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千古绝句的福建老叶绍翁，曾有过“肠断故山归未得，借人篱落种黄花”的描述，忆起宋朝陆游写过“纷纷零落中，见此数枝黄”的图景，想起那位英雄盖世的农民起义首领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咏菊诗，菊花无一不带黄，难怪菊花也被人们叫为“黄华”，色彩似乎显得单调些。可是，我们再看看眼前这个菊展，如此斑斓，有金黄、有鹅黄、有素白、有粉红、有深红、有墨紫……这样丰富、这样悦目，充满情趣。尤其是主人告诉我，在这近两万盆的菊花中，共有一百三十多个品种后，我留心地一一观赏，璀璨多姿，蓬蓬勃勃，使我难于感受到古人描叙中“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的那种肃杀冷峻之气，和“人比黄花瘦”的纤弱病恹之状。你看那生机盎然的大立菊，上百朵繁花在茂密的绿叶扶持下，笑颜绽开；那高高昂起的“狮子头”花球浑圆硕大，瓣瓣流苏，奕奕神采；那巍峨的塔菊，犹如雄踞大地的古建筑，敦厚壮实；那袅娜的悬崖菊，貌似银练泻落，流水潺潺……

据说在三明这样的菊展不只三明化工厂一家，其中三明钢铁厂的菊展可以互相媲美。在回住所的路上，菊展仍然是我们议论的主题。三明是一座新兴的城市，还没有城市的时候，这地方我曾来过。当时是一片旷野荒山，不要说没有现在这一条条洁净的街道，一幢幢整齐的楼房，更没有这么多充满色彩的花卉。我无限地感慨：“这是很难得的现象，种菊、赏菊，现在成为三明人生活中的乐趣！”

朋友接过我的话说：“你没有看到菊展《前言》中写的‘花

卉是美的化身,爱美是人的美德,古往今来,无人不爱美丽芬香的鲜花’!那正是三明人的认识。种花可以美化环境,增长知识,陶冶性情,使人们热爱生活,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内容。”

听他这一说,我突然想起三明的市花,问道:“杜鹃不是三明的市花吗?有没有开过杜鹃花展?”

“三明的市花还没有选定,市里征求群众的意见,许多人认为三明应该有多种的市花,让四季都有市花飘香。”

唔!四序有花日日美。这大概是三明人的寄托,三明人的追求!

麒麟阁抒怀

●王仲莘

1984年6月14日，黄昏过后，作为三明城市的象征，耸立于麒麟山巅的麒麟阁上的大钟，连敲七响。这响彻山城的钟声，揭开了一场盛会的序幕。在麒麟山公园里，一时间山上山下，华灯似海，人流如潮，连那静静的松林也发出了阵阵欢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何况，今夜三明人民要在麒麟山举行游园会迎接嘉宾——出席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的来自十亿神州的代表。

麒麟山有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的亭台，还有不少优雅动人的节目，最为牵动人心、令人瞩目的还是缀满珍珠似的彩灯，突入夜空的麒麟阁。不由得脚底加劲，稳步登山，直趋绝顶，竟忘了攀登的疲劳。

终于，置身于麒麟阁上，夜风习习，精神为之一爽，再凭栏俯瞰，这被朦胧的青山环绕的山城，尽是一片灯海，精神为之一振。三明的夜景，真美啊！它美在哪儿？同行的一位同志说，美就美在它的灯火集中，这是许多城市所不及的。他说得对，又觉得不完全对。对这美的奥秘还是到现实生活中去探索吧！我把视线从西边的老城区对面的列西工业区，再折回到东边的列东新市区，一遍又一遍反复观赏，琢磨，突然，我好象捕捉

到了，原来这由无数灯光组成的海，竟象一把巨大的彩扇，展现出一幅百花竞艳、光华四射的壮美图景。再看那反射着万盏华灯的沙溪，在弧形的扇面上转一个弯便长流而去，竟象游动于满天星斗中的天河，更为山城的夜景增添了诗意。但这还不是最美的。那美的真谛，该是文明之城展现的新姿，是各种文明单位雨后春笋般的崛起，是矗立于高层建筑之上，由各种颜色、各种式样的霓虹灯组成的标语，它们一幅幅、一条条，象彩色的飞龙腾跃于灯海之上，特别是那座身披彩灯，拔地而起，新近建成的电视塔，更使三明的灯火增添了立体感。再仔细辨认，那霓虹灯组成的飞龙，身上的文字：“念好山海经，建设八大基地”，“五讲四美”，“爱祖国爱人民……”哦，那灯光闪烁的是三明人民理想火花、文明之光。这，也许就是三明夜景的美之所在了。

灯火引人遐想，令人深思，不由得想起二十五年前一件旧事。彼时，恰逢奠基在荒山野岭间的三明钢铁厂出第一炉钢，我来到这里，目睹了第一炉钢水火花四溅的壮丽景色，从内心里感到振奋，福建在经过多少年的艰苦奋斗之后，总算有了自己的钢铁厂，有了自己的钢铁工业了。感慨之余，写了一篇通讯，记得题目叫作《红光照亮了闽西北》。二十五年过去了，今夜登上麒麟山，我又一次看到了三明的火光，感触却大不一样：上次，象一把火炬在闽西北深山沟里点燃，我是为新兴的钢铁工业的诞生，为这新型城市在地平线上的出现，感到喜悦和自豪。那时说的“红光照亮了闽西北”，红光仅是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而今，麒麟山下的灯光已经不是一盏，而是千盏万盏在纵横十平方公里的山野同时点燃，形成一片火海，这火海里不只有炼钢炉旁的火花，而且有文明城

市的火焰，今天晚上这两个文明之光，真个是把闽西北山区给照亮了。抚今追昔，心情再也不能平静了。

如果有人问我：今夜这种感情上的变化又来自何处？要回答这，就不能不提到麒麟阁。因为是她给了我如此丰富的感情和精神享受，又是她把我的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麒麟山公园的建设，差不多是和三明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起步的，她是三明精神文明的象征。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压根儿就不会有麒麟山公园，当然也不会有麒麟阁。但是，现在人民毕竟把它建起来了，而且是修得这样美丽、这样壮观。

今天的麒麟阁以崭新的姿容，迎接了全国各地远道来访的客人，他们当中，有的来自黄鹤楼边，有的来自滕王阁旁；有的来自天山脚下，有的来自黄河之滨；有的来自山水秀丽的桂林，有的来自浑厚雄伟的泰山……麒麟阁上嘉宾云集，这对麒麟阁又是多么隆重的礼遇和奖赏！新疆一位少数民族的代表用维吾尔文字写下了题词：“三明的山美，三明的水美，三明人的心灵更美。”他把麒麟阁比作金戒指上的一颗珍珠。而在前一天中午，中宣部顾问廖井丹同志登上麒麟山竟留连忘返。1982年他来过三明，题字抒怀，此次故地重游，他又再题“三明三明，大放光明”，意犹未尽，又挥毫写下：“重来三明市，再登麒麟山，别来不过七百日，城市人民面貌大改观。惟愿齐努力，创造新经验，把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推向新阶段。”表达了他自己，也代表了许多人对三明市、对麒麟阁的热烈祝贺和殷切希望。

人们爱上麒麟阁，赞美麒麟阁，又使我们受到了感染，受到了启迪。旧时小小的三元县，仅留下“城里磨豆腐，城外听得

见”这样令人心酸的顺口溜，而今却又引发人们如此浓烈的诗兴！过去，曾有人问“麒麟山的产值在哪里？”现在，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回答了，但我又想，为什么一定要把麒麟阁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象征，作为三明市未来的文化瑰宝，她将象历史上的黄鹤楼、滕王阁那样，世世代代永远屹立在沙溪岸边、麒麟山上。

在荷花盛开的地方

——《山野人物》序

●许怀中

今年暮春，我到龙岩参加文代会。会上，建宁文联的同志盛情邀请我会后到莲乡参观。还说：邻县泰宁有个金湖，美极了。我心有所动，然考虑出来较久，又不顺路，便推到夏天去，那时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

过些时，夏日乘着炎阳金色的翅膀，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人间。适时，正好省文联一个读书班放在泰宁举办，去建宁的机会已经走到面前。但是，事不凑巧，繁忙的工作，象铁钳似地把我拖住，无法脱身，只好“望洋兴叹”，“自古荷花最多情”，那西门百口荷塘似乎隐隐约约的向我招手，眼前出现一片荷塘景色。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11月间，我到南平参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年会，会后到邵武，又从邵武到泰宁、建宁、宁化。这样，既观赏了金湖，又到过了莲乡，可惜只见荷塘里败叶枯茎、正是丰富奉献后的休养，她在默默地、悄悄地酝酿着春天的气息。准备新的鲜花和甘果。

在建宁虽不见荷花，却结识了几个文友。我在建宁文联会

客室里，和《山野人物》的作者、建宁县文联副主席陈炳烈见了面。他把县文联编印的书送给了我。炳烈是县财政局长、会计师，早在集美财经学校念书时，就对文学感兴趣，开始习作，几十年来，坚持业余创作，现已结集。

翻开这集子，除了个别篇是报告文学，其他都是散文和小小说。如果不看篇目的注明，不容易区分出来。这说明：炳烈作品里的小小说散文化，散文小小说化。这种“化”最显眼的：一是写人物，而人物大多活泼、亲切。二是有意境，笔墨不浓，但颇清新、带有散文色彩。还有一点，作者无论抒写闽南故乡的往事，或记叙闽西北山区的新貌，都离不开山野的地方特色，从中散发出一丝丝乡土芳香的气息。

以《山野人物》为书名，是很贴切的。它概括了上面两个方面的特点。可以说，作者在默默地开垦了福建文学地方特色园地上的一小块不被人们注意的小小苗圃。

这些作品，虽然大抵是新人新事、新风新貌的单纯线条的勾勒，但却充满着作者热爱山区生活的思想感情。作者偶尔也对旧事物的批评或非议，也是委婉含蓄的，寓庄于谐。虽不是怒目金刚式的，然而爱憎了了分明。无论是抒情或叙事，往往是去粉饰、少雕琢、有真意、无矫情。它象荷塘里的一朵莲花，又象一泓小小的山溪带着浅唱而不断朴实地流淌。

当然，作者的创作是业余的，还在发展过程，集子基本是按照写作年代排列。从中可见作者的足迹，这里有一个轨迹：作者越来越摆脱了真人真事平铺直叙的局限，尽管这摆脱还未完成；尽管还可以加重、加深思想内容和整体的底蕴，更丰富艺术表达的手法和技巧。然而，我们怀着喜悦，期待作者新的足印和新的收获。